

# 山外秋陽紅

顧曉晨



梧桐的葉子簌簌地落著，窗外望去是一片蒼蒼的灰藍，望盡這淒迷的黃昏，許多古老的回憶落進我的心裏來了。

是那麼多年前的事，陳久的要發黃了，但誰知它卻在這濃濃的秋暮裏，從記憶中呼嘯而來。

是的，那時的確帶著一副有色眼鏡，望著周圍的人而不自覺。也是一個淒美的秋暮裏。那個男孩——一個衆人所逃避著，一個惡劣擾亂的壞孩子，竟發生一件出乎衆人意料的事！使得我們倏然間感受到誤會的難堪！不禁然跌個踉蹌！

我們的鎮，是偏遠鄉村小鎮，雖不算很熱鬧，人口卻是極多的。座落在山城的一側有所國小——與明國小——一個樣實的小學，卻擁有極好聽的名字。美好的童年，便是在這滿山起伏的牽牛藤，紫色小浪花沖擊下濤湧、翻滾。

那年夏天特別熱，在爆火的暑假，我們搬來這兒。第二天下午，我、哥哥、弟弟和鄰居的阿嬌於院落竹籬外捕捉蚱蜢。一大片馳騁的草原，烏綠油油的青草，柔和地在和風中樣著。

突然，一個阿婆一路踩著腳一直追趕前來。

「你這個死孩子！這樣欠教養！」

遠遠一位滿身油污，滿手泥漿的小男孩在前疾馳著，一時引來幾個路人的注目。

「你們說說看！我剛洗乾淨的衣服，被這小孩噴滿泥漿，這樣地折騰人！」

我們停止捉蚱蜢，跑過去圍觀。阿嬌在一旁說：

「又是阿程！全校最壞的一個孩子！」說完還不屑的撇撇嘴。

\* \* \*

「各位同學！這位是我們班新來的同學叫林詩月，以後，她就是五年忠班的一分子，希望同學多多愛護她，就像對待自己的兄弟姊妹般來對待她……」女老師鼓著圓圓的臉，一邊不時用手頂起鬆垮垮的眼鏡，一面大聲宣佈。站在講台前的我，怯生生地低著頭。不意瞥見坐在教室最後一排，一位較他人高一個頭的男生在那兒吹口哨。「糟糕！那不是阿程！」心裏一慌，後頭老師說些什麼亦不記得了。

老師徵詢同學的意見：

「誰願意把旁邊的位子讓給林詩月。」

「我！我要」大約有八、九位同時舉手，連阿程也舉了手，當時著急想著萬一坐到那兒就糟糕了……幸好這些顧慮是多餘的，老師帶我坐到前排的位子去，距離討厭的傢伙還很遙遠哦！



坐我身旁的女孩子，她叫秋鳳。一位長得像秋天的鳳凰般的美麗，圓大的眼睛像星星似地一閃一閃。

她告訴我，爲什麼她要選擇和我坐在一起。因她喜歡我這個名字，使她覺得我應是一個秀秀氣氣、斯斯文文的好學生。

太陽升上來，晨霧漸漸散去，從教室望出去，校園是一片沃綠，校後山的那一方也是綠的，那是一堆濃鬱鬱的黛綠。從遠處送來淡淡清新的空氣。這一天已是我來到這個班級一個月之後，漸漸地，我和每位同學熟稔起來了！

我知道秋鳳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同學，而我們鄰居阿嬌是最活潑的女孩，玩起遊戲來，動作最靈活。

早上，早自習時間還未開始，班上女生圍在教室外側走廊踢毽子，葉菁華拿著她的父親從國外帶回的玻璃洋娃娃在一旁展示著，當大家玩著興高采烈時，阿程和幾個調皮搗蛋的男生，冷不防從教室門口衝出，撞碎了葉菁華的玻璃洋娃娃。

捧著洋娃娃的碎片，葉菁華忍不住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兩腿不時抽動，這時全班大鬧成一片。

「老師來了！」不知誰大叫一聲？全班同學立即奔回座位上，葉菁華止住哭聲，極不甘願地坐回座位中。早自習時間開始了，我們靜靜伏在桌面上演算著測驗卷。彷彿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似的。

而阿程，今天亦破例伏在桌上寫著，不過他寫著昨天的作業，他經常將前一天作業，留到早自習來寫，有時作業索性也不寫了……

朝會了，全體集合在操場上，曬著艷陽，聽老校長夾著鄉音從麥克風中傳出來咕咚咕咚的聲音，我想也許沒有幾人搞清楚他說些什麼。幸好短短的朝會很快地結束了，大伙前推後擠地回到教室來。

「老師！我的錢搞丟了！」進了教室，正要開始上課，阿木嚷叫起來。

「丟了錢！丟了多少錢？」老師問道。

「三百元，今早我媽拿給我！叫我放學後順路到阿月嫂那兒去取衣服，我還記得放在衣服口袋……後來，我放進鉛筆盒裏……可是現在不見了……」

「報告走師！阿程今天沒參加朝會」有位同學嚷著。

「早上，他還撞壞我的玻璃娃娃！」

「對！一定是他！一定是他！」大家七嘴八舌附和著。

「我……我沒有。」阿程一張鐵青臉，突然顯得很難看。



「過來！」老師不由分說提起教鞭，鞭打在他的身上，當鞭子所過之處，迅速產生一條條紅色突起痕跡。「我沒有！」他幾乎是咆哮著。很快地，他已被抽打著遍體鱗傷。在他憤怒的表情裏，彷彿要噴出火來，然而他竟緊著嘴，沒有嚎哭，一張臉陡然脹得通紅。

班上幾個同學搜查他的口袋、書包，卻什麼也沒找到。不過大家很快又推論——一定是偷了錢藏到其他地方去了。

從此，他被安排在一個特別座位，一整排裏，只坐一個人，同學皆不願意和他坐在一起，彷彿與大家隔絕似的。

「人之初、性本善……」課文中載錄著這句子，老師在課堂上盡力說明著：

「環境對一個人行為有極大的影響！一個人所以學壞都是後天的，環境使人學習貧婪、欺騙……。」

下課後，阿嬌拉著我的衣襟問道：

「詩月！你認為老師說的對嗎？」

「大概是對吧！書上不是這樣寫！」我側著頭想一想說著。

「可是你看，我們班阿程！他從來沒有羞恥心，欺騙、破壞、偷竊這些劣行他都有，我敢說他是天生劣根性！唔！我想他並不配作人，也許他只配稱老鼠或什麼的！」

有些同學聽到了這一席話，從此，阿程多了一個老鼠的綽號。但阿程他仍然不以爲忤。認誰罵他，說他都充耳不聞，有時仍是笑嘻嘻的。

山城的黃昏碧藍而深青，一旦籠照起天暮，沈沈鬱鬱，令人喘不過氣來。十二個人排成一長排踏在山風吹煙中，浩浩盪盪行在小路上。我們十二人是一支補習的隊伍，當別的同学早已踏回歸程，而我們卻必須踏在灰黑的暮色裏歸去。

「喂！你們知不知道阿程家在土地廟旁邊……。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那麼我帶你們去看。」

一股強烈的好奇心驅使我們走向土地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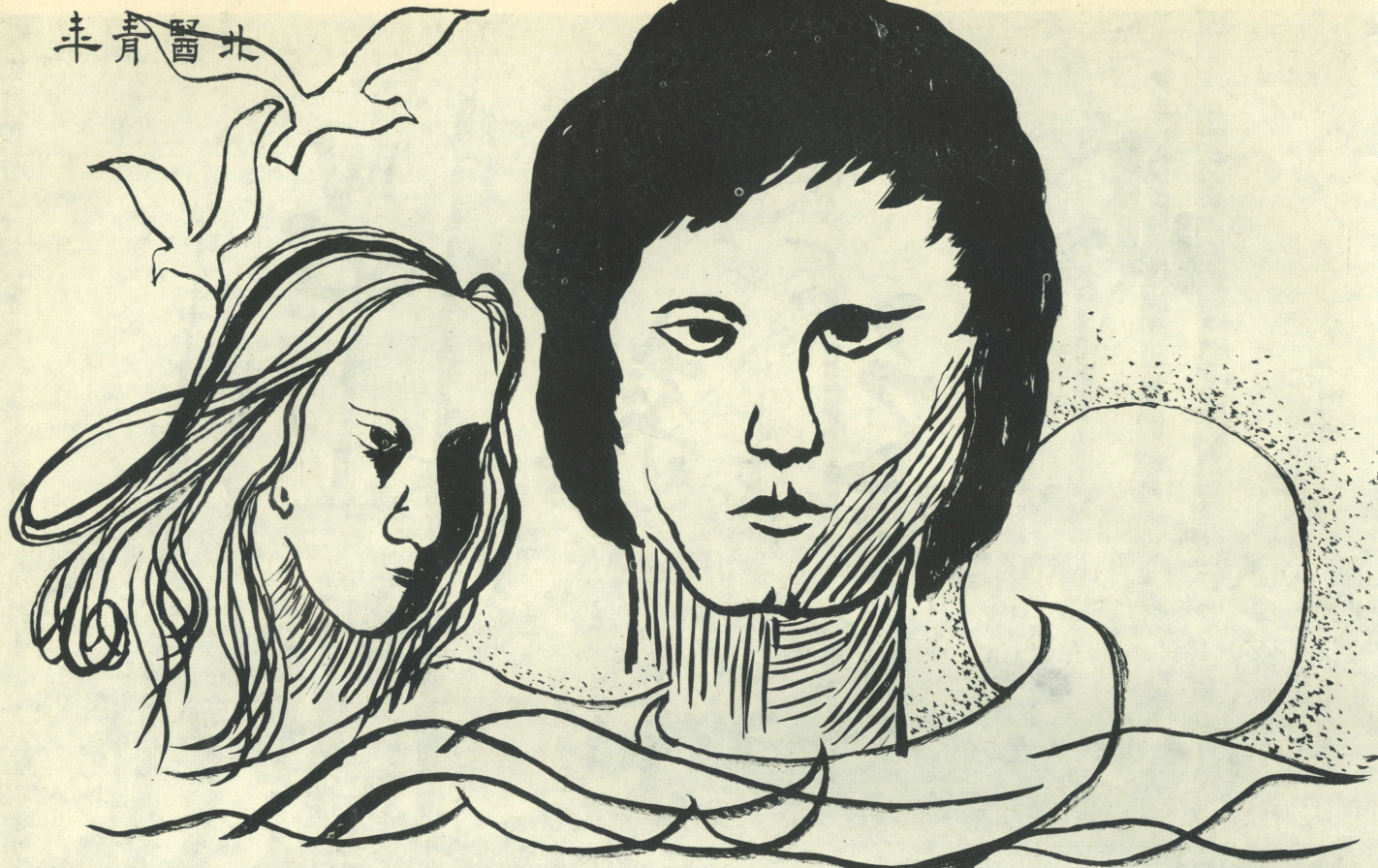
土地廟旁，是一間破舊磚土房子，舖著一層茅草在屋頂上，我們剛繞過去聽到：

「阿程啊！叫你去買酒，快去，快快給我買回來！」

「叭！」從茅草房傳來瓶子破碎聲。

一個小孩迅速地跑了出來。在那同時，我們隱身躲入樹幹後草叢中，看仔細後知道是阿程。他手裏拿著錢一個人漫散散走著。他並沒有立即照他父親吩咐去買酒，他坐在一塊大石





頭上，不時以落漠表情望著藍天！稍後，他抬起手用袖子擦眼淚。駭然的我，第一次發現像他這樣的人竟然也會哭。

「怎麼沒看到他媽？」

「他早就沒媽媽了！我從來沒見過，大家都說他沒有媽媽。」

那天，一路上樹梢的風彷彿在嗚嗚號叫著！

\* \* \*

十一月的天氣，逐漸蕭條抖瑟起來，山邊的小鎮，成掛的楓樹，似乎在一夜之間嫣紅起來，風是淒厲而強勁地吹向這迷人小鎮。深秋了！小道中，再沒有看到搬山板凳納涼的老人們。小鎮依是霧樣的迷人，只是那層綠，換上一襲紅，燦然迷離的嫣紅。

那天，是那翠竹稀稀搖曳的那天，我們出發到山坡地烤番薯。阿程！事先沒人預知他會來的，也許前一天在班上討論的事已被他知悉了。他帶了幾顆番薯湊上一腳。大伙看他也帶了東西，也沒人非議他，不過心裏總不太痛快。

費了好大一番功夫，大家爬上佈滿翠竹山坡地，一切準備就緒即刻烤將起來，撲鼻的香味，四處飄逸著。烤熟之後，大家分吃著。秋鳳、我和阿嬌，一邊吃著烤番薯，跑到山谷的小溪旁玩水。

「看！那兒有一朵白色小花！」秋鳳看到那朵白色小花傾著身子正想去摘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突然重心不穩滑落溪裏。涼急的流水很快地捲沒了秋鳳。

「哇！」我們驚悸地大叫。怎麼辦，沒有一個人會游泳，空氣利時凝結起來，除了涼急的溪流聲外，一切都凍住著。突然間，阿程縱身躍入溪裏。那是我有生中所見過最深刻的一幕，最令我窒息的一景。他的身軀時而浮出水面，時而被掩沒在迴旋的溪流裏，在水中浮沈了好幾分鐘，終於他拉起了秋鳳，走上了岸。

他的單薄衣服在寒雨中抖瑟著，濕的頭髮緊緊貼在頭上，水珠一滴一滴沿滴下來。在危急中，他救起科鳳！在他滿是水珠的雙頰，充滿得原始而歡欣，美麗而蒼涼。

於是，我們都哭了。

\* \* \*

之後，翻湧的溪底成爲人性清徹的明鏡。小鎮故事在在淡淡秋裏盪然，樸實地納喊，簇擁人類純淨地光輝。源自每一個小小心靈，來自四面八方。藍天依是粲然如詩，葉片在風中翻著碧綠的浪，敲出原始的樂音

「你相信嗎？大自然是美麗而莊穆！」

「你相信嗎？赤子之心亦良善而晶瑩！」